

江青之

文集

文论卷*

诗歌原理

飞白 方素平 编

西岭印

从报纸上抄下
见是市方白云
两甲子校，又因
家父于一九二〇
一师范子校修
为付友。一九二
了一分付友。
一九二一年秋
起赴锦堂校
同至杭州女
光教社社
(文友图刊) 数月
晨光社」就便
一九二一年
表，一九二二年
立罗新何
西订交
我
星期。互相
有见
康
康，应当即
程，没有沮
程，没有沮
一九二七年



汪静之不仅写诗大都写在纸条上，他的论文也有许多是写在零碎纸条上的，他的遗稿中这样的纸条数以千计。本卷中的《湖畔诗话》等部分就由这些零碎纸条编辑而成。



汪静之、符竹因和孩子（左一是竹因的妹妹天恩），1933年于青岛。

大然一陳心暖，
 吸了俄衣手給他們了。
 俄衣手也不給心暖，
 即利就整着，下去，
 二歲在愛愛的背上懷中，
 兒也不常跌痛。



静之和女儿汪晴（伊甸），1933年12月于青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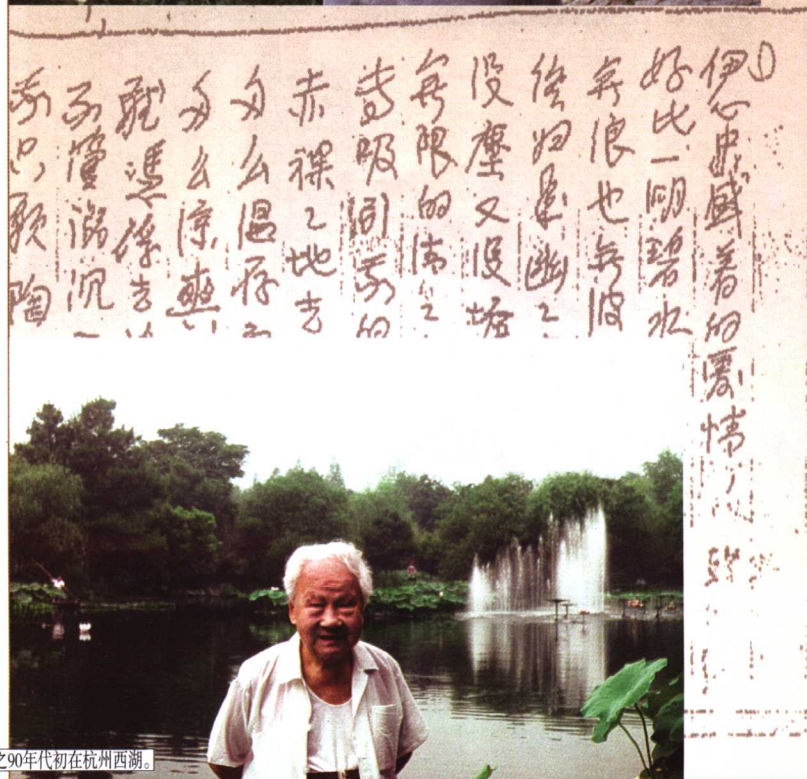
伊心感着，
 好比一明碧也，
 真像也無恨，
 後歸是幽之，
 沒塵又沒垢，
 無限的活之，
 赤裸之地去，
 多么溫存柔軟！
 多么涼爽，痛快！
 就這像去活來，
 不覺溺死活，
 不覺陶醉別氣！



美国学者查理德·勒罗伊1987年夏到杭州望江山疗养院访汪静之。



静之1991年在杭州宝石山。



静之90年代初在杭州西湖。

目录



文论卷前言：

01 · “确是推陈出新，别开生面”

——论汪静之的文学研究

杨剑龙

19 ·

□ 诗歌原理

21 · 第1章 艺术的由来

28 · 第2章 何谓诗歌

35 · 第3章 诗歌里的情感

45 · 第4章 诗歌里的想象

52 · 第5章 思想与形式

61 ·

□ 李杜研究

63 · 第1章 李杜比较论

90 · 第2章 李白之流浪生涯

112 · 第3章 李白之颓废思想

122 · 第4章 李白抒情之笔

134 · 第5章 杜甫之穷苦身世

154 · 第6章 杜甫之博爱襟怀

178 · 第7章 杜甫之写实工夫

1891 ·

□ 作家的条件

- 193 · 代序 朱自清
194 · 自序
197 · 第一讲 天才抹杀论
208 · 第二讲 作家的肥料——经济
247 · 第三讲 文学遗产的学习
263 · 第四讲 作家的原料——经验
291 · 第五讲 作家的大胆
298 · 第六讲 作家的鞭子——缺陷

315 ·

□ 论文

1920 — 30 年代论文：

- 317 · 做诗的序次
326 · 《伯兮》问题我见
329 · 个性与纪律——文艺杂谈
333 · 《爱国文选》出版计划
336 · 最好的宣传诗
337 · 爱国文学是国家的维他命
——《爱国诗选》、《爱国诗选》代序

339 · 读书的精与博

——在浙江大学的讲演

345 · 文艺诵读法之检讨

346 · 文艺诵读法的重要性

1950—60年代论文：

349 · 评颠倒黑白的“《红楼梦》勘误表”

363 · 《蕙的风》再版自序

367 · 在鸣放座谈会上的发言

369 · 补药和百花的灾难

371 · 火力最强的诗体

373 · 读书破万卷和诗的钥匙

375 · 谈谈新诗发展的方向

382 · 湖畔诗话

390 · 关于选诗

1980—90年代论文：

391 · 诗人的条件

407 · 迷人与入迷

412 · 爱情诗集《蕙的风》的由来

414 · 从爱情诗谈到诗园风景图

《蕙的风》三版自序（之一）

420 · 从爱情诗谈到诗坛宪法

《蕙的风》三版自序（之二）

- 423 · 《蕙的风》三版后记
- 425 · 《蕙的风》增选本序
- 427 · 答 @ 问
- 428 · 关于新诗的朗诵
- 430 · 诗 风
- 432 · 我是怎样写爱情诗的
- 434 · 西湖与诗人

□ 杨剑龙

“确是推陈出新，别开生面”

——论汪静之的文学研究

汪静之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重要诗歌流派“湖畔诗社”的代表诗人，以其著名的诗集《蕙的风》引起文坛的瞩目，在受到封建顽固派的攻击中，他的诗歌创作得到了新文学阵营的充分肯定。此后，汪静之还出版有《寂寞的国》、《诗二十一首》等诗集。他还有短篇小说集《父与女》、长篇小说《翠英及其夫的故事》等。除了诗歌、小说创作外，汪静之在文学研究中也有所建树：1924年出版了《诗歌原理》、1928年出版了《李杜研究》，1936年出版了《作家的条件》，这些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著作展现了作为学者的汪静之的一面，通过这些著作，我们可以更加全面地了解汪静之在文坛上的努力与贡献。朱自清在汪静之的《作家的条件·代序》中说：“你以作家为主，来贯串那些散碎的材料，确是推陈出新，别开生面。”汪静之的文学研究在当时的确如朱自清所说的“确是推陈出新，别开生面”。

“诗歌乃是情感的女儿”

列入商务印书馆百科小丛书的《诗歌原理》，分为艺术的由来、何

谓诗歌、诗歌里的情感、诗歌里的想象、思想与形式五章。汪静之阅读了诸多有关艺术理论的著作，并结合其自身诗歌创作的感悟与体验，对诗歌创作作了深入的研究。

他在谈到艺术的由来时，从心理学的视角指出艺术的由来“有表现自己本能说，模仿自然说等”，汪静之赞同游戏本能说，他认为：“我以为表现自己模仿自然，也可以说是一种游戏。这些名目尽管不同，却都合于求乐与慰苦的根本主因，逃不出这求乐慰苦的范围。”^[1]他将艺术的由来看作“合于求乐与慰苦”，而这种求乐与慰苦又缘于人类无限的欲望：“人类的欲望是无限的，永远没有满足的时候，因为永不能满足如愿，所以生活就可说是等于苦恼。然而谁都不愿如此苦恼着，无论如何都要努力设法去寻求快乐与安慰来医治这个生的苦恼。”^[2]汪静之的思想与叔本华的悲观主义人生观十分贴近。叔本华认为生命即欲求，是最根本的生存欲望，“欲求的那种高度激烈性本身就已直接是痛苦的永久根源”^[3]。与叔本华不同的是，汪静之除了谈艺术的慰苦外，还说到艺术的求乐。

汪静之将艺术的由来归结于人的欲望的受压制，他说：“除了自然律的无限威力的压制和社会上种种压制以外，我们心里还有一种自己压制的压制，这真是不幸中之不幸。”“我们一个人的欲望，受了自然法则的压制，社会的压制，自己的压制，这三国联军的压制，那欲望就不能自由伸展，因而生出了悲哀苦恼，诗人要解除这悲哀苦恼，便把这悲哀苦恼叫了出来。一叫了出来，便可得到创造的愉悦畅快，和母亲生了小孩一样的愉快，又和抑郁忧闷的人痛哭一场之后，便可以轻松一些舒服一些一样。”^[4]他认为释愤抒怀是欲望被压制的结果，即是艺术由来的根本。

在谈到“何谓诗歌”时，汪静之将诗人与科学家作比较，他认为：“诗人与科学家的分别，在对待事物的态度之不同：诗人用的是主观的

态度，科学家用的是客观的态度。诗人对于一切事物发生的感想是苦与乐，悲与喜；科学家对待一切事物所发生的感想是是与非，对与不对。^[5] 在比较了诗人与科学家后，他又对于诗与科学作比较：“诗与科学第一个不同是诗是创造的，科学是解释的，论证的，归纳的，分析的。诗人能够无中生有，空中楼阁地心营意造，科学家只有就宇宙内固有的事物，加以探求研究。”“诗歌与科学，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分别，科学乃是理智的儿子，诗歌乃是情感的女儿。科学给人的是知识，诗给人的不是知识，只是唤起作用。”^[6] 他特别强调诗歌与诗人生命的关联：“科学所表现的是理智真理，诗歌所表现的是诗人自己的生命，诗人自己的个性。”^[7] 他认为：“感情是诗歌最要的要素，但表现感情必须具体，能使感情具体地表现出来的只有想象，没有想象便不能有唤起感情的作用，所以想象和感情一样重要。伟大的诗歌必须有伟大的人生观，所以思想于诗歌亦极重要。然而感情，想象，思想三样东西，必要有一种表现的工具体作媒介把他们传达出来，没有形式，感情，想象，思想三者何所凭藉呢？”^[8] 他将诗歌定义为：“诗歌是表现人生感情思想的，比别的文学更多情绪想象的成分，更接近音乐，而多数是有韵律的。”^[9]

在阐释诗歌时，汪静之突出了诗歌的感情、想象与形式。他指出：“感情是诗歌的呼吸，一停了呼吸诗歌便僵硬成了化石了。”他引用了鲁斯金(Ruskin)关于诗歌的定义说：“诗歌是用高尚的想象表现高尚的情感的。”^[10] 他又引用了温却斯特举出的关于诗歌情感的五个标准，认为只有如此诗歌里的情感才有不朽的价值：“（一）情感的合宜或适当（二）情感的有活气或有力（三）情感的连续或持久（四）情感的广博或变化（五）情感的等级或性质。”^[11] 汪静之细致地论析了情感的五个标准，并对温却斯特的某种观点作了批评：“温却斯特以为由道德而生的情感的优等的，由感官而生的情感是劣等的；这话理由不充

足，实是很谬误的。”^[12] 在谈到诗歌的想象时，汪静之也从温却斯特的说法入手：“据温却斯特说想象有三种：创造的形象，联想的形象，解释的形象。”^[13] 在第五章思想与形式中，汪静之提到思想在诗歌创作中的重要作用，他说：“我们知道有许多诗仅以情感为目的，仅以情感为主旨，也可以成为佳作，但大多数的好诗却都是含有思想的，而高深伟大的作品则非含有高深的思想不可。”^[14] 汪静之特别强调：“这里最要注意，不可被思想束缚，不可太抽象，不可直接说出思想，那样把情感的诗歌弄成理智的文字了，那样便是说教了。”^[15] 这种对诗歌说教倾向的批评，也是针对当时诗坛概念化状态的不满。在谈到诗歌的形式时，汪静之从广义的形式说起，是指一切“表现上的方法，手段，结构，布局说的”^[16]，他提出：“做诗不是随便涂鸦，美的形式必经过惨淡经营的工夫。”^[17] 但是汪静之又说“但不可专注重形式，专注重形式的诗不仅是最下乘的诗，简直绝对不是诗”^[18]。

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，诗坛上热衷于对于新诗创作的研究与探讨，尤其关注新诗的产生问题，以宗白华为代表的认为新诗是“做”出来的，以郭沫若为代表的认为新诗是“写”出来的。汪静之的《诗歌原理》并不纠缠于诗歌是“做”出来还是“写”出来的，而是深入诗歌创作的基本原理中，在说明诗歌的特征中，强调诗歌的情感、形象、思想与形式，对当时诗歌理论的探讨做出了独到的贡献。

“为了‘贵族的与平民的’这个意思而作”

列入商务印书馆国学小丛书的《李杜研究》，是汪静之将李白、杜甫的诗歌创作做比较研究的学术著作，该著共七章，第一章为李杜比较论，第二、三、四章为李白之流浪生涯、李白之颓废思想、李白抒

情之笔；第五、六、七章为杜甫之穷苦身世、杜甫之博爱襟怀、杜甫之写实工夫。在对于李白与杜甫的比较中，汪静之说：“我们从上面的比较看来，李杜各方面是全然相异相反的，知道了李杜之各异，于是我们便要讨论这个问题：子美何以灵而不肉，太白何以肉而不灵？太白的诗何以成为贵族的，子美的诗何以成为平民的？这是本书最重要的问题，本书便是为了‘贵族的与平民的’这个意思而作，这是本书的骨干，费这些笔墨，我的目的只是要证明贵族的文学与平民的文学之不同。”^[19]汪静之引用了周作人《贵族的与平民的》一文里的观点：“平民的精神，可以说是叔本华所说的求生意志，贵族的精神，便是尼采所说的求胜意志了。前者是要求有限的平凡的存在，后者要求无限的超越的发展；前者完全是入世的，后者却几乎有点出世了。”^[20]

汪静之在该著的第一章“李杜比较论”中，先分析了唐代诗歌繁盛的原因，认为唐代的以诗取士的科举政策、两晋六朝以来北人慷慨豪壮与南人柔和婉转之气的调和、洗尽陈梁腐气的反朴归真、变骈文为古文的复古运动，都是唐代诗歌繁盛的原因。汪静之认为李白与杜甫是在中国文学史上前无古人的大诗人，在梳理了李白与杜甫的深厚友谊后，汪静之分析了文学史上赞赏李白的“李派”与推崇杜甫的“杜派”的争论，他总结说：“李杜两派所辩论的理由，总括起来，可分外形与内容两方面说：外形方面，李派以为李诗豪放自然，不假修饰，杜诗雕琢太甚；杜派以为杜诗研练精切，属对典雅，李诗毫无法度。内容方面，杜派以为杜诗忠君爱国，感时忧世，李诗不过神仙虚无之说，酒鬼色徒之谈。李派被‘忠君爱国’四字骇倒了，不敢再说什么，于是用他们解释《诗经》的法子来说李诗虽说妇人与酒，不过寓意罢了，实也不失为颂咏讽刺之道。这些说法可算极牵强傅会之能事了。”^[21]

汪静之批评说：“李杜二派的辩论，因为偏倚的嗜好而盲赞瞎谤，都没有说着最重要处。我现在撇开一切无聊的旧意见，把我所看出的李

杜的相异处比较一下。”他从“思想，作品，性格，境遇，行为，嗜好，身体”各方面进行比较，认为：“思想方面 李悲观，杜乐观。”^[22] “作品方面 李是贵族的文学，杜是平民的文学。”^[23] “性格方面 李浪漫而杜敦厚，李似知者所爱的海，杜似仁者所爱的山，李强项不屈服有破坏反抗的天性，杜虽亦不折腰，但比较的保守。”^[24] “境遇方面 李虽亦常在穷困中，然实际上未受十分苦痛，杜屡遭兵难饥谨，备尝艰苦。李没有饿过肚皮，杜屡绝食。李妻儿尚可糊口，杜妻饿瘦，儿女饿殍者数人。”^[25] “行为方面 李不拘常调，不修小节，杜比较的拘礼。李有钱便奢侈纵乐，杜俭约克己。”“嗜好方面 李喜与豪侠贵族交游，杜喜与田夫野老为伍。李喜衣华丽服装，如五云裘，杜不讲究衣著。李好色喜携妓，杜不好色不携妓。”^[26] “身体方面 李身体似甚强健，不强健怎能为侠客？怎能手刃数人？杜体甚虚弱，瘦削骨出……”^[27] 这种细致入微的比较，可见出汪静之独到深入的见解。

汪静之将李白的诗看作贵族的文学，将杜甫的诗视为平民的文学，他并不抱着简单地否定贵族文学肯定平民文学的态度，他说：“近人爱平民文学而恶贵族文学，大家都以为平民文学最好，贵族文学是全坏的。这是没有道理的，他们一半是不能领略贵族文学的趣味，一半是由憎恶富有天下的皇帝与奴役平民的资本家，转而憎恶贵族文学，这是可笑的。”^[28] 汪静之最后总结说：“李白体健貌美，天性浪漫，又没有受过饿的苦楚，所以不修小节，奢侈纵乐，所以好色华装，纵乐之后所以悲观，颓废，所以抱个人主义，所以他的诗便为贵族的文学。杜甫瘦弱多病，天性敦厚，频遭饥饿，艰苦备尝，没有得到物质的享乐，丰衣足食的生活，是他的希望与理想，所以乐观，肯定人生，认定这是贵族的罪恶，所以热心社会，爱民如子，所以他的诗便成为平民文学。”^[29]

在对于李杜的诗歌作比较时，汪静之显然对于厨川白村的《苦闷的

象征》深以为然的，他指出：“总括起来，李杜的诗所以好，因为都是苦闷的象征，都是人间苦，社会苦，世界苦的结晶，他们的诗便好在这一点。”^[30]

汪静之在研究李白的诗歌时，先梳理李白的流浪生涯，认为“他所以好浪游，是为了要销忧解闷”^[31]。他论析李白的颓废思想时，他分析说：“他的思想的根底是很简单的，只是哀人生之长逝一句话。这个思想，但唯其是最古的，所以也便是最今的。”^[32]汪静之在分析李白的思想时，认为：“他在世上只是消极的纵乐，他在那严肃的朝廷事业要游戏。他因颓废放纵而被疏远，出长安以后，‘所以不改其旧’；他原是要称心快意，哪肯约束自苦呢？他也要做官，但他做官并不是想治国平天下，因为这世界上无钱就不能享乐，不能享乐这一生就无意义，所以做官只为了他自己可以有钱买乐，只为了他自己要乐而忘忧。”^[33]他紧扣住“哀人生之长逝”来分析李白的颓废思想，是其独到的眼光。

在谈到李白诗歌的抒情之笔时，汪静之指出：“太白的诗和他的为人一样，飘扬恣肆，悲壮奇放，爽朗雄丽，磊落疏宕，如天马行空，不受约束。他做诗好像是在那里舞，抛玩日月星斗。读了他的诗，令人飘飘欲仙，缥缈空际，又令人慷慨凄恻，悲哀颓丧。”^[34]“太白有许多诗里面全无事物可寻，全是情感，意味深永，诗趣在有意与无意之间，使人不可捉摸。我们读他的诗须于言外求佳，不可于句中求隙。”^[35]

在对于杜甫的研究中，汪静之细致地梳理了杜甫的穷苦身世，指出：“子美一生的经历都已说过了，统观起来，可以用‘杜甫一生愁’这句话包括他的一生，可以用一个苦字包括他的一生。”^[36]在分析杜甫的博爱襟怀时，汪静之认为：“子美的博爱思想是来自儒家的‘泛爱众’，‘老吾老以及人之老，幼吾幼以及人之幼’，他非战的诗很多